

汗血小英雄
第四集
民族
英雄
評傳

唐太宗之精神及其事業

小汗
叢書
民族英雄評傳第四集

唐太宗之精神及其事業

成本俊著

上海汗血書店出版



汗血小叢書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三版

民族英雄
評傳之四

唐太宗之精神及其事業

(全一冊) 每冊實價國幣六分

外埠酌加郵費

著 者

成 本 俊

發 行人

劉 達 行

發 行 所

汗 血 書 店

地址：上海白克路同春坊三十七號
電話：九五九四二號
電報掛號：六〇六四號

唐太宗之精神及其事業目次

- 一 導言
- 二 唐太宗之時代背景
- 三 唐太宗之精神
- 四 唐太宗之事業
- 五 結論

唐太宗之精神及其事業

一 導言

漢與唐爲吾國民族史上最光榮燦爛之時期，而漢之武帝，唐之太宗，則又創盛業劃時代之英雄也。武帝承文景之餘蔭，張撻伐之雄師，犁庭掃穴，四夷懾伏；大漢威聲，騰播遐邇。太宗乘天下鼎沸，叱咤風雲，蕩平羣寇，修齊庶政，然後南征北討，收服四裔，威令所行，東綜日本，北逾西伯利亞，西被底格里斯河，南極印度及海洋洲。國勢之盛，且超漢代而上之。太宗誠自古未有之民族英雄也。

方今中原板蕩，強鄰侵逼；人民顛沛於水深火熱之中，國運見宰於帝國主義之手；撫今追昔，能無慨然！作者不自揣，因纂集唐太宗之精神及其事實，上以彰英雄之偉業，下以示吾民之景仰，使斯人復生於今日，則民族前途，庶有豸乎。

二 唐太宗之時代背景

隋自煬帝即位以來，驕奢淫逸，窮千古之豪華，黷武窮兵，極一時之威勢。是以曾未數載，勞民傷財已甚，虐民結怨已深。而高麗之役，尤足令全國騷然，東北鼎沸。蓋自公元六一〇年煬帝謀討高麗後，詔山東置府，令養馬以供軍役；又發民夫運米，積於瀘河懷遠二鎮，車牛往

者皆不還，士卒死亡過半，耕稼失時，田疇多荒。加之饑饉，穀價踊貴，車北邊尤甚，斗米值數百錢。所運米或相惡，令民糴以償之。又發鹿車夫六十餘萬，二人共推米三石，道途險遠，不足充餼糧，至鎮無可輸，皆罹罪亡命。重以官吏貪殘，因緣侵漁，百姓困窮，財力俱竭，安居則不勝凍餒，死期交急，剽掠則猶得延生。於是始相聚爲羣盜，而淄青河朔三吳之變亂接踵起矣。

王夫之氏讀通鑑論曰：煬帝『唐民已亟，怨深盜起，天下鼎沸，……方有事於高麗，二十四軍之衆，一百一十三萬餘人，連營漸進，首尾千餘里，會於涿郡；而王薄擁衆於長山，劉霸道集黨於平原，張金稱、高士達、竇建德羣起於漳南清河之間，去涿郡數百里耳。平蕪相屬，會

無險隘之隔，此諸豪者，不顧百萬之師，逼臨眉睫，而糾烏合之衆，竄立於其旌麾相耀金鼓相聞之地。……夫豈諸豪之勇絕倫而智不測乎？迨觀其後，亦如斯而已，而隋卒無如之何，聽其自起自滅，旋滅旋起，……使羣雄之得逞其志以無難者，無他，上察察以自矜，下師師以自容，所急在遠而舍其近，睨盜賊爲疥癬而自倚其強。若是，乘其所忽而回翔其間，進可以邀功，退固有餘地以自藏。『故未幾，起兵者日多，遂徧於東方，延於西隴，北極趙魏，南逾江淮……於是而淫掠屠割，舉山東河北淮左關右之民，互相吞噬，而愿弱者縮伏以枕藉，流血於郊原，其慘也，較王莽之末而加甚焉。』就中，張金稱、朱榮最爲殘暴，所過，民無孑遺。於是全國土崩。公元六二六年，大業十二年春正月，朝集使

不至者二十餘郡。煬帝乃始議分遣使者，十二道發兵討捕盜賊。然而已晚，不可復收拾矣。迨已不可收拾，然後亂中魁傑，始有草竊割據之志，其尤雄者，至有取天下之心。若

林士弘，據鄱陽，稱楚帝。

杜伏威，據歷陽，稱總管。

李子通，據海陵，稱將軍。

竇建德，據樂壽，稱夏王。

梁師都，據梁方，稱梁帝。

劉武周，據馬邑，稱皇帝。

郭子和，據榆林，稱永樂王。

李密，據洛口，稱魏公。

薛舉，據天水，稱秦帝。

李軌，據河西，稱涼帝。

蕭銑，據巴陵，稱梁帝。

朱粲，據冠軍，稱楚帝。

高開道，據漁陽，稱燕王。

因此，中國遂成分裂割據爭鬥吞噬之局。

同時，自漢失其政，羣雄擾攘，天下分崩離析者幾四百年。遂有五胡亂華，漢族偏安之禍。及隋統一天下，國威稍振。然變亂尋起，神州板蕩，而外患又復作矣。近者如突厥、吐谷渾、吐蕃之時相侵擾，遠者如高

昌、鐵勒、龜茲、高麗之蔑視上國，在在暴露漢族之衰微，國威之不振，於是掃蕩羣雄，拯斯民於水火，大張撻伐，揚國威於域外，則有待於民族英雄唐太宗之崛起焉。

三 唐太宗之精神

當中國各地羣雄紛起割據之際，太宗亦奉其父李淵起兵於晉陽。時淵僅太原一留守耳。卒之太宗能輔高祖建安內攘外之大業，成蓋世絕倫之英雄，實太宗具卓然特立崇高偉大之精神，有以致之。此吾人不可以不論者也。

甲、英明果斷之精神——舊唐書太宗本紀曰：「太宗幼聰睿，玄

鑒深遠，臨機果斷。」通鑑紀事本末高祖與唐亦曰：「世民聰明勇決，識量過人。」此非過譽，實太宗偉大精神之一也。觀下述諸例，可概見矣。

唐高祖之起兵也，既下西河，遂定入關之計。兵至賈胡堡，去霍邑五十餘里，隋代王侑遣虎牙郎將宋老生將兵二萬屯霍邑，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將兵數萬屯河東，以拒高祖。會積雨，兵不得進，雨久不止，軍中乏糧，謠傳突厥與劉武周欲乘虛襲晉陽。高祖召將佐謀北還。裴寂等皆曰：「宋老生屈突通連兵據險，未易猝圖，李密雖云連和，姦謀難測，突厥貪而無信，惟利是視，武周事胡者也，太原一方都會，且義兵家屬在焉，不如還救根本，更圖後舉。」惟太宗獨排衆議曰：「今禾菽

蔽野，何憂乏糧？老生輕躁，一戰可擒。李密顧戀倉粟，未遑遠略。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，內實相猜，武周雖遠利太原，豈可近忘馬邑？本興大義，奮不顧身，以救蒼生，當先入咸陽，號令天下。今遇小敵，遽已班師，恐從義之徒，一朝解體。還守太原一域之地，爲賊耳！何以自全？」高祖不聽，促令引發。太宗復號哭諫曰：「今兵……進戰則克，退還則散。衆散於前，敵乘於後，死亡無日……」高祖乃悟，始追還已發軍，由間道趨霍邑。卒之擊敗老生，下霍邑，克長安。當是時，高祖糾烏合之衆，一鼓作氣，進戰則克，退還則散，使無太宗之獨排衆議，大事去矣。其玄鑒深遠，識量過人，有如此者。

太宗之敗薛仁杲於折墻城也，諸將奉賀，因問曰：「始大王野戰

破賊，其主尙保堅城，王無攻具，輕騎騰逐，不待步兵徑薄城下，咸疑不克，而竟下之，何也？」太宗曰：「此以權道迫之，使其計不暇發，以故克也。」羅暇恃往年之勝，兼復養銳日久，見吾不出，意在相輕；今喜吾出，悉兵來戰，雖擊破之，擒殺蓋少，若不急躡，遠走投城，仁杲收而撫之，則使未可得矣。且其兵衆，皆隴西人，一敗被追，不及迴顧，散歸隴處，則折擴自虛，我軍隨而迫之，所以懼而降也。此可謂成算，諸君盡不見邪？」諸將曰：「此非凡人所能及也。」

太宗之攻宋金剛也，初，諸將咸請與宋金剛戰。太宗曰：「金剛率軍深入，精兵猛將，咸聚於是。武周據太原，倚金剛爲扞蔽。金剛軍無蓄積，以虜掠爲資，利在速戰。我閉營養銳，以挫其鋒；分兵汾隰，衝其心腹。

彼糧盡計窮，自當遁走。當待此報，未宜速戰！」仍與金剛相持。後金剛軍中食盡，太宗遂擊敗之。其英明果斷，胥類此。

乙、神武勇敢之精神——自古帝王之神武勇敢，未有若唐太宗者。太宗之所以能掃滅羣雄，揚威異域者以此。太宗每戰必身先士卒，或單騎以陷敵陣，或率輕騎以覘敵勢，或帥驍騎以突敵圍，雖迭被重圍，出入生死，恒意氣自如，從無畏色，其神武勇敢之精神，令人爲之毛骨聳然！

太宗之討薛仁果也，與其將羅曠戰。太宗帥驍騎數十先陷陣，於是唐兵表裏奮擊，呼聲動地，羅曠士卒大潰。太宗帥二千餘騎追潰卒，竇軌扣馬苦諫曰：「仁果猶據堅城，雖破羅曠，未可輕進，請且按兵以

觀之。」太宗曰：「吾慮之久矣，破竹之勢，不可失也。舅勿復言。」遂進。太宗之討宋金剛也，金剛以軍中食盡，北走。太宗以爲時機已至，追之，大破其將尋相於呂州，乘勝逐北，一晝夜行二百餘里，戰數十合。至高壁嶺，總營劉弘基執轡諫曰：「大王破賊逐至此，功亦足矣！深入不已，不愛身乎？且士卒飢疲，宜留壁於此，俟兵糧畢集，然後復北進，未晚也。」太宗曰：「金剛計窮而走，衆心離阻，功難成而多敗，機難得而易失，必乘此勢取之，若更淹留，使之計立備成，不可復攻矣，吾竭忠殉國，豈顧身乎？」遂策馬而進。

太宗之屯軍北邱以攻王世充也，嘗將輕騎覘敵，世充猝與之遇，衆寡不敵，道路險阨，爲世充所圍。太宗左右馳射，皆應弦而倒，獲其左

建威將軍燕琪，世充乃退。逾月，太宗復以五百騎行戰地，王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，圍之。太宗與尉遲敬德帥騎兵突圍轉戰，出入世充陣，往返無所礙。太宗又選精銳千餘騎，皆皂衣玄甲，分爲左右隊，使秦叔寶、程知節、尉遲敬德、翟長孫分將之。每戰，太宗親被玄甲，帥之爲前鋒，乘機近擊，所向無不摧破，敵人畏之。

高祖武德七年，突厥可汗頡和與突利傾國大舉入犯，至幽州。高祖命太宗將兵拒之，將士震恐。突厥嘗與唐和親，太宗乃帥百騎馳請頡利陣，責之曰：「國家與可汗和親，何爲負約深入我地？……可汗能鬥，獨出與我鬥；若以衆來，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。」頡利不之測，笑而不應。太宗又前告突利曰：「往與爾盟，有急相救，今乃引兵相攻，何無